

徐江著
作家出版社

国破家亡的奇耻大辱
惊心动魄的生死追杀
刻骨铭心的爱恨情仇

泥馬渡 金王

徐江著

泥馬渡康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泥马渡康王/徐江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5063 - 6422 - 5

I. ①泥…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6748 号

泥马渡康王

作 者: 徐 江

责任编辑: 李亚梓 张 平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300 千

印 张: 19.5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422 - 5

定 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元宵风波 / 1
第二章	风云突变 / 14
第三章	金营为质 / 29
第四章	山雨欲来 / 42
第五章	金瓯破碎 / 57
第六章	奇耻大辱 / 73
第七章	泥马显灵 / 88
第八章	李纲罢相 / 101
第九章	陈东之死 / 116
第十章	兵临城下 / 131
第十一章	屈辱求和 / 146
第十二章	替罪羔羊 / 162
第十三章	恩断义绝 / 178
第十四章	祸起萧墙 / 193
第十五章	四面楚歌 / 208
第十六章	和战之争（上） / 224
第十七章	和战之争（下） / 241
第十八章	韦后南归 / 256
第十九章	复仇之战 / 272
第二十章	千古奇冤 / 287
尾 声	晚年岁月 / 303
后 记	/ 306



第一章 元宵风波

又是一年一度的元宵灯会。

对于北宋都城东京汴梁的百姓们来说，元宵灯会的夜晚令人为之心醉，也是一次盛大的狂欢！

燃灯，是汴京自汉代沿袭下来的习俗。从岁前冬至后，开封府就开始在汴京的主要街头上搭建“鳌山”。“鳌山”是元宵灯景的一种，取独占鳌头之意，其实就是灯楼，将大小、各式各样的彩灯堆叠成一座像传说中的巨鳌那样的大山，因此又叫“山棚”、“彩山”。鳌山上的灯盏成千上万，一次用油五十斤，全部“鳌山”点燃的时候，远望如同火龙，辉煌炫目，如同白昼。

汴京街头，皓月当空，华灯似海，游人如云。就在这样一个繁花似锦、热闹非凡的夜晚，康王府邸里，一个身材高大、面容清秀的少年立于庭院当中，神情不安地来回踱步，不时地向里面探头张望。他就是康王赵构，徽宗皇帝第九子，这一年，他只有十九岁，在诸皇子当中玩心最重。

不一会儿，心腹内侍小奴悄无声息地溜了过来，赵构急忙迎上前，迫不及待地问道：“怎么样？……”

小奴笑嘻嘻地答道：“九大王放心，小奴已经探查清楚了，太妃、王妃她们都歇息了……咱们想要到什么时候都行！听说街上要一直闹到天明呢！”

赵构兴奋地擂了小奴一拳，主仆二人刚走到门口，就听到身后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大王是要出府吗？……”

赵构回过头，只见王妃邢秉懿拿着一件黑色的披风从内室出来，一脸的关切之色……

赵构大为尴尬，狠狠瞪了小奴一眼，强笑道：“我……出去看看，不会太久的，你……就不要和母亲说了。”

“我知道，大王小心一些，不要在人多处乱挤……”邢秉懿一边叮嘱道，一边把披风搭在赵构肩上，又转到前面，为他系好带子，神态如同一位大姐姐，“……还是多披一件衣服吧，外面风大。”

赵构一直敬重这位比自己年长一岁的王妃，此刻更是感激她的体贴细致，他轻轻搂住邢氏的腰肢，贴着耳根小声说道：“你也早些睡，养好气力，我回来还要找你大战呢……”

邢氏的脸红了，娇嗔着推了一把赵构。赵构哈哈一笑，在妻子的脸颊边亲了一口，带着小奴，大步走出府门。

此时此刻，与繁华、热闹的汴梁城相比，笼罩在月光中的宋宫大内则略显沉闷，但也因此彰显威严。宋朝的皇宫是当时世界上最壮丽、最豪华的建筑群，仅供朝会用的大殿便有大庆殿、紫宸殿、文德殿、垂拱殿、皇仪殿和集英殿。此时已经是三鼓时分，只有大内的延和殿有些生气，正传出阵阵笙歌，有个女子用柔媚婉转的歌喉唱道：

“星河明淡，春来深浅。红莲正、满城开遍。禁街行乐，暗尘香拂面。皓月随人近远。

天半鳌山，光动凤楼两观。东风静、珠帘不卷。玉辇待归，云外闻弦管。认得官花影转。”

这是李持正著名的《明月逐人来》，是时下汴梁最流行的乐府之一。一曲歌毕，还要将最后一句拖长音再唱两遍，最后以“明月逐人来”结句。

坐到延和殿正中听曲的男人不过三十岁出头的样子，一身赭红袍，面带笑意，微闭着双眼，右手有节奏地敲打着卧榻的扶手，显然十分陶醉。他不是旁人，正是赵构的父亲、宋朝皇帝徽宗赵佶。赵佶已经四十来岁，不过长年养尊处优的生活令他看起来十分年轻。

待到歌伎唱完了最后一句“明月逐人来”，赵佶睁开了眼，微微点头，表示赞许之意。旁边的大宦官梁师成察言观色，立即指挥小黄门将早已经准备好的赏钱端到歌伎和乐工面前。歌伎得的赏赐是一柄玉如意，乐工每人是五贯钱。当下众人一起站立，盈盈下拜道：“多谢官家。”

官家取义于“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是五代到宋朝对皇帝的称呼。赵佶点点头，他的目光倏然落在了年轻的歌伎身上，他突然觉得这歌伎在下拜时格外有种楚楚动人的风韵，这让他颇为着迷。赵佶盯着她想了想，正想要她再唱一首时，一名内使急速奔进来道：“官家，前方童相公送回的战报到了。”

“相公”是宋人对宰相等高级官员的尊称。内使说的童相公，便是时称“媼相”的童贯。这位权势熏天的宋军主帅童相公，跟梁师成一样，也是位地地道道的宦官，早先出自大宦官李宪门下。赵佶即位后，在苏州、杭州设置造作局、明金局，征集了各种工匠数千人，从事象牙、犀角、金银、玉器的琢磨雕刻以及编织竹藤、装裱书画、针织刺绣等工作，专门为皇帝提供各种奢侈品。童贯以供奉官的身份主持此事，但真正令童贯发家的，却是缘起于他在杭州结识了谪居本地的蔡京。蔡京为了求童贯在皇帝面前为他美言，早日结束谪居的生活、返京还朝，不惜以大量财物贿赂童贯。童贯心领神会，把蔡京所画的屏障、扇带都高价收买、另加题跋的名人字画送到宫中让赵佶赏玩，并附语说蔡京才智超群，是栋梁之材，不可闲置。赵佶不辨真伪，于是开始起用蔡京。蔡京还京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宰相，为了报答童贯，极力推荐他担任军事要职。童贯从此开始青云直上。到后来，赵佶宠信童贯，连蔡京也被冷落到一边。当赵佶授予童贯开府仪同三司时，蔡京相当嫉妒，拒不奉诏，还满怀醋意地说：“难道使相有授给宦官的吗？”但赵佶不但没有收回成命，还让童贯掌管枢密院，加封太傅、径国公。童贯气焰熏灼、炙手可热，人称“媼相”。这位“媼相”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执掌宋朝的兵权，权倾天下。

赵佶听说前方有童贯的使者回来，一下子站起来，神色紧张。他急切地想问战况到底如何，却突然感觉内心有点虚。自从童贯出战后，他便一直有种心神不宁的感觉。还是那名内使乖巧，不等皇帝发问，便笑道：“官家，是大好的消息。详细的情形，还请官家去问童相公的使者，他正在崇

政殿候着呢。”

赵佶这才舒了一口长气，笑道：“朕便知道有童相公出战，定然能马到成功。”他一边说着，一边兴冲冲地往外走去。

梁师成急忙抓起卧榻上的锦裘，招手叫过一名小黄门，低声嘱咐了几句，这才紧赶几步，要去追赵佶。但他突然又想起什么，折返过来，从怀中掏出那块象征权势的腰牌，叫住小黄门，悄声道：“宫门应该已经关了，你拿我的腰牌去。”小黄门接过腰牌，梁师成又叮嘱道：“别让别人看见。”小黄门点头应命而去。梁师成这才回转身，高声叫道：“官家，外面天寒，披件衣裳再出去。”但见赵佶随意挥挥手，便跨过了殿门的门槛。

崇政殿是皇帝平日办公的所在。赵佶从北边龙德宫进大内、抵达崇政殿时，发现除了报信使者外，两位宰相王黼、蔡京和太尉高拯三人已经在殿内恭候。赵佶一愣，心中有些惊讶——这三人消息竟然如此之快。还不等赵佶说话，蔡京等人已经抢上前来，作揖恭贺。高拯抢先道：“恭喜陛下，陛下大喜！这次童相公一举击败辽军，收复了燕云十六州，可以雪我大宋百年国耻。”

燕云十六州，又称幽蓟十六州。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位于太行山北支的东南方，其余九州在山的西北。十六州大致是今天河北、山西北部的大片土地。燕云十六州所处的地势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一直是中原的屏障，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当时燕云十六州一带是后唐的地盘，归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管辖。石敬瑭和后唐皇帝李从珂一直有矛盾。一次，石敬瑭不服从李从珂的调遣，李从珂就派几万军队来攻打石敬瑭所在的晋阳城。石敬瑭抵挡不住。眼见晋阳十分危急，掌书记桑维翰出了个主意，要石敬瑭向契丹人讨救兵。于是，石敬瑭写信向契丹王耶律德光称臣，表示愿意拜契丹国主耶律德光做父亲，并且答应在打退后唐军之后，把雁门关以北的燕云十六州土地献给契丹。石敬瑭不顾个人尊严，厚颜无耻地认比自己小十岁的耶律德光为父，并提出诸多可耻的条件，连手下都觉得很为难。部将刘知远（后来的后汉高祖）说：“称臣也就可以，当儿子似乎太过分。多送些金帛，契丹兵自然会来，不必许给土地，怕将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莫及。”但石敬瑭一心想快点当上“儿皇帝”，不听刘知远劝告，叫桑维

翰写奏章，送到契丹。契丹国主耶律德光闻讯大喜过望，亲自率五万骑，解了晋阳之围，并帮助石敬瑭灭掉后唐当了皇帝。之后，契丹吞并了燕云十六州，建立了大辽国，并在幽州建立陪都，叫做南京，又称燕京。燕云十六州被割让以后，流祸深远，河北、河东几乎无险可守，中原失去了与契丹的屏障，直到宋朝都没有能够收复。

在雄才大略的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手中都未能收复的燕云十六州，竟然在赵佶手中一举克复，这自然是天大的喜事。赵佶嘴唇微微发抖，他兴奋地搓着双手，一时间说不出话来。蔡京奏道：“陛下，臣建议应该尽快将这个消息公布于天下，既可显示出陛下与民同庆，亦能在元宵节喜上加喜。”赵佶连声道：“好……好……”却始终说不出一句整话来。

这时候，一名小黄门进来禀道：“官家，三大王求见。”

三大王便是王贵妃所出的赵楷，被封作郾王。赵佶一听，更加眉飞色舞，叫道：“快请三哥进来。”蔡京和高逖相视一笑。王黼转头去看赵佶身后的梁师成，梁师成微微点头，王黼摇了摇头，轻轻叹了口气。

赵楷昂然走了进来。他有明显的文士气质，容貌也颇像父亲，难怪会在众皇子中最得赵佶的宠爱。赵佶的情绪已经平静了许多，一看见爱子，他突然作了一个决定，于是先示意赵楷站在一旁，然后走到御台上坐下，郑重其事地宣布道：“朕决定，在王师凯旋之日，朕要册封太子，以告慰社稷。”

在场的人全然呆住了。还是高逖反应最快，立即上前道：“正该如此！不知道陛下心目中可否有合适的太子人选？”

赵佶道：“这个……”他有意无意地看了赵楷一眼，一时间又犹豫起来。封太子的话，不过是他看到赵楷后临时起意，但赵楷既非嫡子，又非长子，立为太子不合祖宗家法。

赵佶虽然不说，在场的人却无不知道他的心意，皇帝最爱第三子，这是众所周知的事。蔡京心里还在盘算着，该如何给三大王正名，王黼已经抢着道：“立太子事关重大，还请陛下召集朝臣廷议。”

“廷议个屁！”蔡京愤愤不平地想道：“这事拿到朝堂上一说，那就非立大大王不可。谁不知道你王黼支持大大王。”大大王便是赵桓，为赵佶第一任皇后王氏所生，是真真正正的嫡长子。他刚要说话，赵佶已经发话了：

“这事不急，且容日后再议。诏告天下的事，就麻烦两位相公去办吧。”一边说着，一边站了起来。他急着要赶到一个地方，告诉最心爱的女人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好消息。

皇帝既然这样说，众人只得一起告退，唯独赵楷脚下不动。他心急如焚，白皙而高挺的鼻子上已经渗出密密的汗珠。赵佖走下御台，拍拍赵楷的肩道：“三哥也早些回去，放心睡吧。”

众人一齐退出了崇政殿，王黼故意落在了后面。不久，果然见梁师成赶了上来，连声叹气道：“大大王还不到，自家早已经派人去叫他了。”王黼道：“我得到消息进宫前，也派人去请大大王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到？”他突然醒悟过来，道：“三大王提举皇城司，负责皇宫的安全，会不会……”梁师成知道他的意思是也许赵楷派人拦住了赵桓。

梁师成一想，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连连跺脚道：“已然迟了，我们已经失去了先机。”王黼却神态自若，道：“不然，别忘记了宫中还有一位……”说着便往坤宁殿方向一指。梁师成顿时明白王黼说的是郑皇后。

这位郑皇后是赵佖第二任皇后，她少年入宫，原为向太后身边的侍女，美貌出众，赵佖还是端王时，时常去拜见向太后，便对郑氏瞩目。向太后便干脆将郑氏赐给赵佖。郑氏不仅姿色出众，而且还能帮助赵佖处理奏章，因而，赵佖更偏爱郑氏，还多次写情词艳曲赐给郑氏。这些词曲后来传出宫禁，广为流传。赵佖的第一任皇后王氏病逝后，赵佖便册封郑氏为皇后。不过，郑皇后虽然得宠，生下的次子衮王赵柎却幼年夭亡，之后只生了五个帝姬，再没有儿子。在赵佖的三十多个儿子中，郑皇后似乎最偏爱前任王皇后的儿子赵桓，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这不过是因为郑皇后不喜欢宫中另一后妃王贵妃。王贵妃便是郓王赵楷的生母，她与郑皇后同时入宫，同在向太后身便为侍女，向太后将郑氏赐给赵佖的时候，将王氏也送给了赵佖。后来王氏一度与郑氏争宠，为了皇后之位明争暗斗。郑氏虽然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后，王氏却也受封贵妃，极度得宠，尤其她的宝贝儿子赵楷为赵佖的心尖肉，一应赏赐，均在众皇子之上。在这样的情况下，郑皇后只有尽心笼络最能挑战赵楷的嫡长子赵桓了。王贵妃已经于三年前病死，赵佖不胜哀痛，竟然立即封赵楷提举皇城司，不限早晚，自由出入大内，打破了“宗室不领职事”的惯例。

经王黼提醒后，梁师成这才一拍脑门。王黼道：“我去找大大王，大官你去找郑圣人，咱们各行其事。”“大官”是对宦官的尊称，“圣人”则是宋人对皇后的称呼。当下两人会意一笑，各自朝相反的方向走去。

元宵夜的汴梁城可真是个不夜城，赵构一走到主街，就发现灯火通明，人山人海，好像汴京城中不论男女老幼，官吏庶民，都来到街头了。有摆摊的，有买东西的，有行乐的，有看热闹的，加上烟火炙天，城中到处都是灰尘滚滚。而仕女小姐们的兰麝细香，却不时扑入鼻中，使人欲醉。正所谓“年年乐事，华灯竞处，人月圆时”。

赵构站在街头，兴致勃勃地张望着，小奴大声问道：“九大王，咱们去哪儿？”

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赵构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小奴，咱们把汪老师请出来一起逛逛如何？”

小奴坏笑一下，“九大王真正想请的，只怕是汪姑娘，不是汪老师吧？……要小奴看，今晚肯定没戏！汪老师早就歇了，他也不会让汪姑娘跟我们出来的……”

主仆二人边走边说，经过最热闹的金水河，一股人流涌来，赵构发现已经与小奴走散了。他喊了两声，但人山人海，声音瞬间便被湮没了。赵构干脆懒得管了，心想：“小奴找不到自己，定然就自个儿回府了。”

走到相国寺门口时，赵构看见两名大汉正围着一个卖刀的地摊争吵。赵构挤了过去，只见一白脸大汉指着一把腰刀道：“这口刀可是我先看见的。”另一红脸大汉虎背熊腰，颇为粗鲁，不耐烦地道：“你先看见的又怎样？老子后看见的照样可以买！”白脸大汉道：“你这人怎么不讲理？”红脸大汉道：“讲理老子就不叫韩世忠。”围观的人看得甚为有趣，登时哄笑了起来。

赵构心中一动：“韩世忠？这名字好熟，莫非他就是生擒反贼方腊的韩世忠？”他刚想问个清楚，卖刀人突然插口道：“你们两个吵够没有？我可是说清楚了，我的刀一千贯一把，少一文钱都不卖的。”

韩世忠和白脸大汉齐声道：“什么？一千贯？”众人这才知道，这两人连价钱都没问，便因为刀争执起来了，不禁哄笑得更厉害了。

赵构上前道：“我买这口刀。”他随手从钱袋里掏出一大把散银，数都不数，随手抛给卖刀人，然后，抄起钢刀，递给韩世忠，朗声道：“在下久闻韩兄英名，今日就算宝刀赠英雄了！”

白脸大汉一愣，正要发作，不料赵构又解下自己的佩刀，递给对方：“在下这口佩刀也算是祖传宝物，这位兄长一脸英气，绝非等闲之辈，今日你我交个朋友如何？”

白脸大汉并不接刀，只是抱拳道：“在下苗傅，这位小哥有请了，萍水相逢，不知……”

韩世忠却一把将刀接在手里，塞给苗傅，不耐烦地道：“人家好心送刀，你婆婆妈妈地罗唆什么。小哥，你这人爽快，看出老子今天身上不方便。走，咱们找个地方喝几杯。”

说着他将赵构挽着便走。赵构急忙叫道：“这位苗兄，请一起来吧。”

苗傅尚在迟疑，韩世忠道：“嘿，你还在等什么？学人家小姑娘看花灯啊？”苗傅忍不住笑了，便跟了上去。

三人来到天香楼，大概人都出去看热闹了，酒楼里面冷冷清清。掌柜一见赵构等人气宇不凡，立即刮目相看，将三人迎到楼上。正欲离开时，掌柜又想起了什么，折返回来，低声嘱咐道：“三位客官莫怪，还望当心，那边厢房住着金国来的使者……”

正说着，伙计领着二人上来，道：“金国郎君要的唱花鼓的到了……”

掌柜立即道：“还不赶紧送到郎君使者大人的房中去？”“郎君”是金朝完颜氏男性皇族的称呼，有尊贵的意思。这金国使者姓完颜，来到中原后，也要求宋人称呼他为“郎君”，这掌柜根本不知道，还以为“郎君”是使者的姓。

伙计有些迟疑，显然害怕到那金国使者的房间。掌柜无奈地叹了口气，对赵构三人微微躬身，回身道：“还是我去吧。”伙计长舒了口气，忙介绍道：“这位是莲花，这是她弟弟小东。”

那唱花鼓的莲花是个年轻女子，容貌清秀，她手中拿着一面鼗鼓，就是两旁缀灵活小耳的小鼓。小东还是个小孩子，不过十二三岁年纪，一副怯生生的样子，手中拿着一面铜锣，铜锣的耳环上系着棒槌。这是京师十分流行的花鼓戏，一般都是男女合演，女子一边敲鼓一边唱，男子则敲铜

锣配合鼗鼓，相传为宋真宗皇后刘娥所创。

掌柜领着莲花姐弟二人向厢房走去。经过众人时，莲花有意无意地看了赵构一眼，赵构朝她友善一笑，莲花点点头。

韩世忠拍拍赵构的肩，问道：“还没有请教这位小哥尊姓大名。”

赵构忙收回目光，道：“在下康构，汴梁人氏。请问阁下便是勇擒方腊的韩世忠么？”本来就是微服出游，他不想对方知道他的皇子身份后而见外，所以没有说出真名。

韩世忠道：“可不是嘛！老子虽然擒获了方腊，可什么好处也没得着，朝廷的赏赐全教那帮当官的拿去了。”

苗傅拱手道：“原来你就是那个擒获方腊的好汉，佩服佩服！”

三人攀谈起来，那苗傅也是行伍出身，自幼练就一身好武艺，因不满官长贪污军饷，愤然离职，他与韩世忠说起这些军中之事，自然投机。赵构虽然出身皇室，但他从小就喜枪弄棒，好与武人交往，三人竟然越聊越是热络，彼此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这时候，只听见厢房那边“咚咚”两下鼓声，随即一记响锣，接着便听见莲花的说唱声，配以高下疾徐的鼓声，极有节奏。赵构久居皇宫，从来没见过民间的这种花鼓戏，虽然听不清莲花的唱词，却也觉得清脆悦耳。三人不禁停止交谈，侧耳倾听……

鼓声却突然断了，只听见莲花尖叫了一声，随即便传出小东的哭声。赵构大叫一声：“不好！”立即站了起来。韩世忠、苗傅都是行伍出身，反应远比他敏捷，已经一个箭步蹿了出去。赵构稍一迟疑，也立即跟了上去。

韩世忠一脚踹开大门时，那金国郎君正将莲花拦腰抱住，小东跌坐在一旁大哭。韩世忠上前一把将莲花拉过来，随即将郎君一脚踹倒。那郎君大怒，喝道：“你们是什么人？可知道我是金国使者？”他的汉语不甚流利，有些咬文嚼字的感觉。韩世忠上前就是一脚，喝道：“你是什么鸟人？可知道老子是……”

赵构正帮莲花扶起小东，他知道韩世忠性情耿直，多半要说出名字，这可是后患无穷，连忙叫道：“不要说！”苗傅感觉韩世忠要自报家门，他抢过小东手中的铜锣，刚好在韩世忠要喊出名字的时候猛力大敲了一下，硬生生地将韩世忠后面的话顿了回去。

赵构知道宋金正联盟攻辽，金国使者绝对得罪不得，便急叫道：“我们赶紧走吧。”亲自从地上捡起鼗鼓，交给莲花。韩世忠刚刚转身，金国郎君又恶狠狠地道：“就算你们走了，一会儿就有宋人官兵来追捕你们！”韩世忠重新回头，狠命踢了两脚，还是苗傅上前将他拉走才算了事。

几个人下楼时，听见动静的掌柜正往上赶，他见莲花头发散乱，已经料到发生了什么事，只是无奈地叹了口气，让在一旁，挥挥手，示意众人快走。

出了天香楼，韩世忠还愤愤不平地道：“奶奶的，怕他个鸟！要我说，几拳把他打死算了。”苗傅道：“韩兄，你不晓得其中的利害。大家赶紧各自回去，千万别对人说起今晚的事。那金人房间灯火不明，未必就看清我等的面容。”韩世忠很不服气，正欲再说，赵构道：“苗大哥说得有理，韩大哥，我们三人一见如故，将来后会有期。”

莲花牵住弟弟的手，向众人深深万福道：“小女子莲花多谢各位……”赵构急忙扶起她，又想了想，将怀中的钱袋拿出来，塞到莲花手里。莲花刚要拒绝，赵构推开两步，笑道：“别说客气话了，还是赶紧回家吧。”

莲花道：“可是……”

韩世忠道：“别可是了。康小哥少了这些钱不会有什么，你有了这些钱，可就有大用处了。”

赵构觉得这韩世忠性情实在有趣，不禁哈哈一笑。莲花只好将钱袋收了起来。

便在此时，掌柜奔了出来，急道：“你们还没走？快走快走！金国郎君正要我去报官抓你们。”他转眼见街头远远走来数人，正有说有笑，不禁顿足道：“坏了，金国郎君的随从们回来了。你们赶紧走！”

众人忙向另一方向走去，到街口挥手作别，赵构自向康王府方向走去。走出几步，他突然想起刚才送给莲花的钱袋是王妃亲绣，急忙转头去追莲花。刚到街口，便见到几个金人大呼小叫着冲了过来。赵构立即本能地转头就跑。这一跑反而坏了事，那几名金人并没有见过他，一见他跑，立即便追了过来。

赵构边跑边想：“如今宋金联盟，金国是我友好之邦。倘若金国使者知道我的皇子身份，那还得了。”这样想着，便不敢往康王府中跑去。只是这

一带他并不熟悉，慌不择路，不久便迷了路。他跑进一条黑咕隆咚的小巷子，两旁都是高大的墙壁。赵构颇为沮丧，突然见前面露出了一条光缝，显然开有一扇小门。后面的追兵越来越近，赵构一咬牙，便向那光亮处奔去。果然，这是一扇小门，只容一人进出，门虚掩着，赵构偷眼望去，里面灯火通明，似乎是个后院，亭台流水，颇为精巧。他轻轻走了进去，院子里并没有人，十分安静，大概这家人也出去看元宵花灯了。

赵构干脆回身将门关严插实，这才沿着回廊往前走去。走不多远，听到前面有人走来，还一面急促地叫道：“姐姐，姐姐，来了！他来了！”声音十分娇嫩，似乎是个女使。

赵构急忙闪到暗处。一阵香风飘过，有人从房中应声出来，道：“怎么这么晚还来？”也是个女子的声音，一边埋怨，一边随同那女使一同去了。

赵构见再无动静，便继续前行。路过那女子出来的房间时，忍不住多看了一眼。这是一间雅致的书房，墙壁上挂有不少字画，正中间是一幅《百骏朝阳图》，旁边有幅字，赵构一见之下，大吃一惊，他认得那是他父皇的笔迹，那瘦金体字，古今一家，格外醒目。他随即心想：“这里怎么会有我父皇的字呢？多半是人仿造的。”一面想着，一面忍不住走进书房，细细端详起来……

那幅字题的是一首词：“浅酒人前共，软玉灯边拥，回眸入抱总含情。痛痛痛，轻把郎推，渐闻声颤，微惊红涌。试与更番纵，全没些儿缝，这回风味忒颠犯。动动动，臂儿相兜，唇儿相凑，舌儿相弄。”词写得十分香艳，竟然真是他父皇的瘦金笔迹。再看旁边的《百骏朝阳图》，赫然也是父皇独特的工笔画技。赵构心想：“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有父皇的字画？”当时赵佶的诗词书画号称冠绝古今，天子之作，寻常人极难得到。

正在赵构疑惑不解时，有人走了过来，赵构四下张望，见无处可躲，便慌忙钻进了书案底下。只听见有人道：“朕深夜赶来，便是想与师师一起分享这份快乐……”赵构对声音再熟悉不过，便是他父皇。

赵构恍然大悟：“原来这里是金环巷醉杏楼李师师的住处，原来那些风言风语都是真的……”

赵构早就听说过李师师的艳名，她本是汴京城内经营染房的王寅的女

儿，母亲早逝，由父亲煮浆代乳，抚养成人。据说她生下来不曾哭过，一直到三岁的时候，按照当时的习俗，他父亲把她寄名到佛寺，佛寺老僧为她摩顶时，才突然放声大哭，声音高亢嘹亮，声震屋瓦。那老僧双手合十赞道：“这小女孩真是个佛门弟子！”当时一般人都把佛门弟子叫做“师”，“师师”的名字就由此而来。李师师四岁时，父亲因罪入狱，病死狱中，她无依无靠，只好入娼籍李家。长成后，因色艺双全，成了名噪一时的京城名妓，且慷慨有侠名，有“飞将军”和“红妆季布”的称号。天下人上至朝廷命官、王孙公子之流，下到文人雅士、三山五岳之辈，无不以一登其门为荣耀。

不过，这李师师突然从三年前开始闭门谢客，不见外人，一时间被传为天下怪事。但怪事归怪事，自那以后，确实没有人再见过李师师。市井传言，李师师已为当今圣上所专宠！

“传言果然不假，可父皇为什么不把她收入宫中呢？……”

赵构正胡思乱想，来人已经进了书房，正是当朝皇帝赵佶和李师师。

随后发生的一幕幕情景就像是一场梦……

赵构已经记不清楚自己是怎样稀里糊涂地逃进了醉杏楼，又怎样稀里糊涂地从那里出来。他始终不能忘记李师师送走父皇后、将他从桌案下拉出来的那一刹那。这可真是个迷人娇媚的女子，那种惊艳的印象一直深深地印在赵构的脑海里……

正月十六，按惯例是皇宫举行家宴的日子。赵构与邢氏陪着母亲韦娇娇，前往宴会地点的宫苑。半路遇见了柔福帝姬，柔福帝姬笑道：“九哥，如果今天父皇要比赛射箭，你肯定第一。”

赵构正要说几句，见母亲面色不愉，便只好冲柔福微微一笑，以示回答。其实他很喜欢这个美丽活泼的妹妹，但因为她是王贵妃所生，历来得父皇宠爱，在她面前，总有些自惭形秽、不敢高攀的感觉，而韦娇娇对王贵妃一直没有好感，因此平日对柔福的态度也极其冷淡。

家宴还算热闹，皇室的人就是这样，心底再恨对方，表面也敷衍得很好。但最明显的是，大皇子赵桓和三皇子赵楷都神色不安。

家宴正酣时，一名小黄门报道：“金国使者要求觐见陛下。”

赵佶摆手道：“朕正家宴呢！”

小黄门道：“那使者十分蛮横，要求立即觐见陛下！”

赵构远远坐在一边，隐隐听到“金国使者”，登时紧张了起来。

赵佶被迫回到大殿坐下时，群臣已经按班次等在那里了。金国使者郎君被两名随从扶着，一瘸一拐地进来后，也不行礼，便大喊道：“你们宋人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

蔡京不悦地呵斥道：“金国使者不得无礼，这里可是大宋朝堂！”

郎君十分不屑地环顾群臣，这才回首向赵佶道：“宋朝皇帝，你不要忘记了，你们的十万北伐军已经全军覆没，是我们勇猛无敌的金国铁骑收回了幽燕十六州！”

“什么?! ……”

赵佶君臣目瞪口呆，相顾失色！